

菩薩心腸：

# 大好入郭驥

(下) (本文插圖刊第2頁)

●王成聖

## 脫險以後埋頭讀書

外川從情治單位招待所回到宿舍，他發現胞兄郭駿已由家鄉起來，睡在他的床上，見面驚喜交集。這時，他才知道在他「失蹤」期間，學校鬧得天翻地覆，學生自治會登報找人，由校長室鬧到教育部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他因承諾不作任何透露，爲了躲避新聞記者追蹤，外川獨自躲到上海在友人處暫住，兩週後，風波平息才回校，從此不再聞問學生自治會的事。埋頭讀書，獲文學院學業績優獎。並翻譯烏格朋(Ogden)所著「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s)一書，他原本擬用此書代替畢業論文，後來發現已有前期學長劉渠譯過，並已付梓，乃改寫論文「失業問題的研究」一篇。

由於外川活躍校內，外界及同學把他看成一個複雜的人物，有人說他是CC，有人說他是改組派，有位軍校畢業改入中大的沈汝霖同學會和他接近，於是他又被說成是「復興社」分子，還有人說他是共產黨，其實他什麼也不是，只是個熱血青年。

民國廿三年初夏，外川自中大畢業，畢業典禮時，羅家倫校長邀請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到校演講，汪身穿白色西服，豐采飄逸，予人美男子的風貌。致辭時沒備講稿，口若懸河，出口成章，分析國內外情勢與青年責任，條清理晰，使畢業學生大爲嘆服。女生看到他俊美的外貌與優雅的風度，更是讚不絕口。畢業生曾預推外川致謝辭，當時工作難找，畢業即失業，外川爲了表達同學們的心聲，致謝辭時要求政府輔導就業，事後有人批評他在那種場合說這種話算是很不得體的，但多數同學感念他爲同學們的前途請命，不願別人對他的批評，爲人謀不爲己謀，是一個標準的好人。

## 廬山晉謁陳誠將軍

畢業同學多半想在南京找事，除極少數如願外，大多難達目的，外川有自知之明，不敢奢求留京，乃由青田趙志堯介紹到江西廬山海會寺去晉見正在該地舉辦暑期軍官訓練團(簡稱廬山訓練團)的陳誠將軍，他抵達時見一人着灰色士兵裝，紮綁腿，穿草鞋，誤爲勤務兵，握手坐下後

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正是大將軍陳誠。辭公向外川問了兩個問題：一是殺賤傷農的補救措施；二是青年抗日情緒問題。學社會學的外川對這類問題自然胸有成竹，他侃侃而談，頗有見地，辭公也聽得滿意，不意外川突又要求支助他出國留學，辭公當即表示：「你跟我做兩年事，可多瞭解國家社會的實際狀況與需要，也可多認識一些朋友，將來再出國留學對你大有裨益。」

外川隨即被派爲秘書處第三科同少校科員，承辦文書收發及編輯工作。辭公對官階向來嚴格，認爲「國家名器不可濫」。一般大學畢業生初到辭公廳下向例是上尉，外川獲任少校，算是破格優待了。暑訓團結束後，辭公赴江西寧都，留外川在廬山編輯「廬山訓練紀實」，兩個月後，外川又奉辭公令調往前方，擔任侍從秘書，接受戰火洗禮。

## 兩年少校赴英深造

民國廿五年夏，陳辭公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把外川調回武昌，負責整理「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講稿，此稿爲辭公在峨帽軍官訓練團的講

辭，係奉蔣委員長命令主講的，由許多專家斟酌補充而成，編竣付印，作為陸軍軍官品德教育教材。此時外川突又奉辭公指示，準備留學，他乃申請赴英。

那時留學手續簡單，只要向教育部申請留學許可證，再向外交部請發護照，送往留學國使館辦理簽證即可。

外川於八月辦妥手續，在上海登上義大利郵輪康德斐地（Count Verde）號，船上設備豪華，金碧輝煌，外川由簡陋的戰地初臨斯船，如入「大觀園」，目不暇給。船行廿餘天，經印度洋、紅海、蘇彝士運河、地中海，每到一大都市至少停泊半天，同船尚有兵工署派往德國研究學習的周其棠、嚴演存、羅國華、盛玉庭等人，每到一埠，結伴登岸同遊，分攤車費、飯費，經濟實惠，玩得十分快樂，直到馬賽，才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 深入外人生活圈子

外川單槍匹馬由馬賽搭火車到瑞士的洛桑下車，初抵國外像劉佬佬進了大觀園，不辨東西，在車站附近看見一家大陸旅社（L Hotel Continental），即一頭鑽進，開好房間，到餐廳用餐，茶房送上菜單，由於法文蹩腳，根本看不懂，問他要這樣嗎？他說是（Ow），要那樣嗎？他也說是，結果一餐飯吃下來，花了十多美元金，這在當時是大數目，吃得他自己「啞巴吃黃連」，連外國人也驚異不已，不知這位年輕的東方人是那家少爺。

原來中國人的說話習慣，是不管要不要都說「是」，以致鬧了笑話。

後來外川由瑞士轉往倫敦讀書，為了學好英文，他決定住到英國人家裏去，由中英協會（China Institute）的張似旅介紹，到了鄉間蘇里（Surry），住進賀爾老太太家，她已七十五歲，和七十歲的弟弟泰勒（Mr. Taylor）同住，他們和外川的老師利物浦大學教授路克斯貝是至親，路教授是地理學者，尤諳中國地理，到過南京、重慶等地，熱愛中國，於抗戰勝利前夕逝世。外川住在鄉下，和他們常相過從，英語不能達意時，輔以手勢，數月下來，外川英語大有進步。

英國學制，每學年分三學期，外川向倫敦經濟學院註冊入學，專習人事行政，由於中國當時人事不上軌道，以致吏治混亂，政局日非，外川希望學好管人的科學，回國建立制度。他本想攻讀博士，因正值抗戰前夕，國難方殷，乃轉攻碩士，受教於行政學名家范納博士（Dr. Heuven Finer），唸碩士在英國有兩種方式，一是寫論文一篇，另修兩門課目，加上口試。另一為不寫論文，平時寫讀書心得報告，修四門功課，外川覺得寫論文要訂題目，找資料，詳讀細閱，耗時甚鉅，乃決定採第二種方式，研讀范納的名著「現代政府的理論與實際」（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分兩厚冊，一千數百頁，洋洋洒洒，讀得頭昏眼花。另外修習拉斯基教授（Prof Harold Loski）的政治思想史（Grammar of Politics）等科目。

，拉斯基天分極高，口若懸河，講課不用講義，如數家珍，聽課要記筆記，忙碌不堪，但却能觸類旁通，別有收穫。

### 暢遊法德學習語言

留英期間，外川和幾位中央大學的老同學如余紀忠、楊德翹、張宗良、孟昭瓚、季士偉、吳文暉等都住在同一區，讀同一校，課餘在學校附近咖啡店小敘，談談國家大事，互有裨益。

七七抗戰爆發，外川在英聞訊，曾打電報呈送陳辭公要求回國從軍禦侮，辭公回電促其安心讀書，報國之路甚多，不一定非從軍不可，外川乃繼續留英。

每年暑假，外川即外出旅行，兼習外語，廿六年夏，他和吳文暉兩人相偕赴德，學習德語，並與同船來歐的幾位朋友聚晤。戰前的柏林，樹木參天，濃蔭蔽日，景色怡人。外川抵達時，正值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訪問德國，希特勒熱烈歡迎，在奧林匹克運動場舉行羣衆大會，發表演說。

外川年輕好奇，設法弄到一張入場券，進場後發現還有一位中國人程崇道女士，是位農業專家，正從事教育事業。墨、希兩人在演說中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言辭咄咄逼人，而德國人也傲慢狂熱，「希特勒萬歲」的呼聲不斷，當時外川即覺得此兩人非敗不可。

民國廿七年夏，外川轉往巴黎學習法文，住在國際學生宿舍的比利時館，遍遊法國名勝，暢快無比。

中國留學生多犯一個通病，即不大願意與外國人接觸，自成一族羣，所以語言表達能力多不敷，外川在英決定打進英國人的生活圈子內去。

民國廿七年春，外川和陳勉修到懷特島（

Island of Wight）渡假，兩人決定參加他們的社交活動，花了五先令先學跳舞，跟着女老師跳，覺得十分順利，以為舞技已足，報名參加學校的舞會，請了一位英國女同學作伴，開舞時擺好姿態，外川一直不動，等着她開舞，像學舞時的女老師一樣。

原來跳舞是要男的領先，女的隨着來，外川不懂，鬧了大笑話。

後來校中同學發起郊遊，外川報名參加，約有四五十人，都是英國學生，只有他一個中國人，漫步草原，談笑自若。

因外川是其中唯一的東方人，男女同學都來找他攀談聊天，其中一位說了一句土話，意思是說我開你玩笑（I am sorry I am Pulling your leg），外川不懂，立即回答：「你不必道歉，你沒有拖我的腿呀！」引得哄然大笑。接着是一位女同學說：「你不是綠色吧？」（You are not Green, are you?），外川答稱：「當然我不是綠色，我是黃色。」又引起一陣大笑，原來綠是「愚蠢」的意思，經他們解釋，外川才恍然大悟。從而使他更明白學好外文非和外國人接觸不可。

### 翻山越嶺回到陪都

廿八年初夏，范納博士通知外川可以應考了

，乃依照校規，由劍橋大學邀來兩位教授前來口試，范納博士在旁作陪，問答約一小時，外川有問必答。問完後，三人會商了一番，均走過來向外川道賀，他知道自己可以畢業了。

這時歐戰正急，抗日戰爭也進入艱苦階段，外川透過文教團體，由馬賽搭免費船回國，一個多月後才到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內陸交通中斷，他由香港搭船到河內，再乘火車到昆明，從昆明坐柴油汽車到重慶，途經吊屍岩，七十二倒拐，翻山越嶺，危險萬分，翻落山谷的汽車殘骸，隨處可見，外川安全到達陪都，算是十分幸運。

回國後，外川全力奉獻國家，盡其所學，他初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辦公室秘書，兼人事組組長，學以致用。翌年，社會部長谷正綱賞識他的才幹，向陳辭公商調外川出任社會部人事主管。不久，陳辭公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把他調回湖北，担任省府人事處長。民國卅三年夏，外川又被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選中，派赴美國研究人事行政及社會保險，為期一年，期滿，外川已是國內傑出的人事制度及社會福利專家，各大學爭相延聘，在大陸曾任教國立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在台灣也曾任教國立師範大學。由於學養深厚，教學認真，又熱心助人，所以深獲學生愛戴。

不過，外川成就最大的，還是履行公職。抗戰勝利後，外川一直追隨陳辭公，先後任職國防部、青年團、東南長官公署及行政院，均担任要職，掌理人事管理及人才選薦，充分發揮了他的

長才。

### 國大主席縱橫聯繫

民國卅六年，國家實施憲政，外川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從民國四十三年國大第二次會議起，一直到七次會，外川當選國大主席團主席，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勸阻代表們擴大職權提案，通過重要法案，輔選總統、副總統，其間外川費盡唇舌，縱橫連繫，所花的功夫，不亞於沙場上百戰的饒將，而他的貢獻、功績，更是書不勝書。

民國五十五年，先總統蔣中正派外川担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秘書長，這個機構旨在網羅人才，集思廣益研究光復大陸的各種方案，供總統作決策的參考。委員除了國大代表之外，還在科技文化學術界聘了許多專家學者，共襄大計。他担任這個職位，本可等因奉此，有事則辦，無事喝茶。但他却主動發掘問題，提出構想，推動各種區域發展方案。並由國際間聘請名流學者，對大陸問題有特別研究的專家，定期來會演講，擴大各委員的視野，補充研究方案的資料，使方案不致流於空談。

自我國退出聯合國後，世界各國紛紛承認中共政權，並與我斷交。但各國具有影響力堅持反共的還大有人在，其中有些人具有國會議員身分，發言份量極重。黨國大老國大代表谷正綱和日本自民黨領袖岸信介乃於一九六五年發起組織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聯絡亞洲反共的國會議員分子，共圖力挽狂瀾，維護人類正義，進而影響

各國，確保民主自由。後來太平洋諸島國議員相繼加入，遂改名「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外川即以中國議員團秘書長的身分，輔佐谷正綱號召各國加入。此後，每年輪流在各國召開大會，外川除組織中華民國的議員代表團外，並陪同參加會議，廣交朋友。在我國共舉行五次大會及理事會，均由外川一手包辦，成果輝煌。他所辦的最後一次大會及理事會，是一九八八年十月的第廿三屆，外川特別安排外國議員一百卅餘人，參加我國閱兵大典，參觀故宮博物院及經濟建設成果，使各國議員對我國文化、政經建設留下深刻的印象。

### 推展捐血成就卓越

外川公餘之暇熱心公益事業，主持捐血協會，成就非凡。捐血協會原由省籍耆宿蔡培火發起，成立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先總統蔣公中正特頒訓詞：「捐血運動的倡導，為濟世活人的義舉，捐血的行為就是『義』，而動機則發乎『仁』，故此一運動不僅有裨國民保健，而於互助精神的弘揚，亦深具意義。」可見捐血事業深受重視。蔡培火自任理事長，推選季怡為總幹事，兩人為捐血運動奠定堅實的基礎，但真正發揚光大的，則以後任理事長郭外川之力居多。

外川兼職甚多，均非空銜，十分忙碌，但自兼任此一職位後，經常抽空到捐血協會辦公，十餘年於茲，任勞、任怨、任謗，其中艱苦，非局外人所能知。而捐血業務在他熱心推動下，由民國六十三年之不足四千袋（每袋兩百五十CC）

，增加至七十八年的八十三萬兩千餘袋。醫療用血由過去全靠牛牛供應，進步到目前百分之八十五由無償捐血而來，成就可謂驚人。

民衆所捐之血，有些含B型肝炎病毒，不堪使用，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德國籍的布倫伯博士，於六十七年九月來訪，告以廢血可出售供培養血清之用。廢物利用，乃向日本藥商出售大批廢血，積資購買捐血協會佔地三百餘坪之現代化會址。否則以該會拮据之經費，勢必長期賃屋，寄人籬下，不可能有今日之基礎與規模。

平心而論，捐血協會由無到有，由小到大，皆外川殫精竭智之功，但因他的本職為光復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兼長捐血協會，自始至終未支領一文津貼及酬勞，堪稱「一介不取」。而對該會支出，外川莫不親自審核，力求樽節，而每次會員大會均由公設會計師列冊提報，鉅細靡遺，以昭大信。此種精神出自他對國家社會無比的熱忱與愛心，非沽名釣譽者可比。

外川歷任黨政要職，聲望卓著，因而捐血協會理事多一時之選，而副理事長魏火曜更是醫界泰斗，故而一呼百諾，業務進展神速。連元首李總統登輝也以超齡身分，自動挽袖捐血，以示尊崇，並為倡導，此均因外川之故，原來李總統在民國七十三年當選副總統時，曾由當時的國大主席團主席郭外川致送當選證書，所以李總統一向對他敬重有加，直到蔣總統經國逝世，由李登輝繼任，乃本其一「愛心待人」的從政理念，呼籲國人踴躍捐血，自己更身體力行，以行動為萬民倡，此雖為李總統關懷民瘼所致，亦為對外川所

領導的事業作全力支持之意。

外川身體素健，唯因讀書用功，缺少運動，直到年過半百，才感到體質脆弱，不勝煩劇，乃改變心意，練習打高爾夫球，每逢週末週日到南機場打球，平日則利用清晨或中午休息時間在台大醫學院操場練球，不數月體力大幅增進，臉色紅潤，精神旺盛，使他對高爾夫球興趣大增，乃邀集幾位年長的朋友，政界元老黃少谷、倪文亞、馬樹禮、谷正綱等均均在內，組隊進軍淡水大屯球場。

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他們組成的福壽隊應邀往淡水打球，不料外川舊疾復發，走路無力，乃折返回家吃藥。這竟是他最後一次打球，回家吃藥後稍有好轉，原想率議員團赴漢城參加年會，手續均已辦妥，竟於出發前夕，因胃部不適而住院，後又發現腎臟不良，經查發現竟是癌症，且已蔓延。外川自知不起，向李登輝總統辭去本兼各職，並以未能辦好第八任總統選舉為憾。到了年底病情加重，漸趨昏迷，於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廿六日清晨，不幸與世長辭。

### 吉光片羽彰顯熱誠

外川畢生忠愛國家，任事勤勉。生活簡樸，律己甚嚴，除應得薪俸外，一介不取。而其對長官忠、對朋友義、對部屬及青年學子則愛護有加，為一藹然長者。他追隨陳辭公甚久，凡辭公交代之任務，他必千方百計，設法圓滿達成。却從不別有請託，為自己或子侄找門路。他受知於蔣中正、蔣經國總統，亦僅止於戮力報效，從無干

求。

他對朋友極講義氣，民國卅八年大陸局勢危殆之際，協助不少人來台逃避赤禍。他欽敬他的老師前中央大學社會系主任孫本文博士，在大陸時曾邀他至中大作兼任教授，大陸撤退時他去信請孫來台，覆信以兵荒馬亂，遷居為難靜觀一會，再定行止。以後局勢急轉直下，即無音訊了。孫本文的公子在台，先在兵工署服務，後來轉任唐榮鋼鐵公司總經理，但從未去找過外川，可見其家教之嚴。

外川與同學好友張宗良、楊德翹及項本善等人，皆往來密切，經常切磋。

張宗良讀書治學最為專注，留英回國後，由外川介紹給陳辭公，迭獲重用。楊德翹在大陸淪陷時，曾逃至香港，外川辦好入境證寄去，促其來台，終因家室之累，返回重慶，竟遭中共槍殺。項本善思慮周詳，頭腦冷靜，廿九年由外川介紹任第六戰區政治部第二組上校組長，於到差途中，在川南翻車喪生。患難好友，遽而折殞，令外川悲悼不已。但吉光片羽，已可彰顯外川平日的熱誠助人。

### 忠心爲人謀不謀己

民國卅八年六月，山東流亡學生萬餘人，隨軍撤至澎湖，奉教育部令准設立子弟學校，但開辦之初，無經費亦無設備，乃由澎湖防衛司令部撥軍糧應急，始勉強維持最低生活。但學生無資格食用軍糧，原計劃經費撥到再購糧歸還。迨至經費撥到，數額有限，還債猶有未足，遑論繼續

## 編輯報告

編者

△本期稍擠，大陸作家張惠昌、於筌陔「張羣主川政回憶」，徐凌雲、李博達「京劇四小名旦張君秋」、楚原「女教育家吳貽芳」、白也詩「大陸印象記（下）」——我見我聞我思」等作品因排校不及，延後刊出敬請讀者期待。

△本誌二八七期13頁第四行第五字以下應爲「張羣字岳軍，四川省華陽縣人，一八八九年五月九日（光緒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生。」特此更正。

維持。

乃由校長王志信向東南長官公署申請免還，並央求當時的台大校長傅斯年（山東籍）向公署方面疏通，傅校長慨然應允，數日後接公署電話通知，王志信校長前往接洽，即由長官公署辦公室主任郭外川接見，告以借糧事已奉准免還，解決了學生難題。

事後得知此事乃外川協助策動，始獲承辦單位允准。他基於愛護青年赤忱，自動協助，表露一片愛心。

外川曾應中外雜誌社之邀，將他的學生生活寫成回憶錄，交由中外雜誌刊載。我研讀原稿之餘，曾建議他可否將幼年逃學暨參加學生運動兩節略加刪節。

他說：寫回憶錄貴在真實，不該自我誇大。言下對於一般撰寫回憶錄者的誇大自我宣揚，往

△本誌二八七期八十四頁中段二十二行第五字起應爲「出任稅警總團第四分團長後任總團長」，承讀者周鶴亭先生來函指正，特此更正並致謝。

△本誌二八六期封裏插圖②左三係龍雲，誤爲孫立人，承周徵先生來函指正，特此更正並致謝。

△旅美作家周丕正先生來函指正二八三期一四七頁上段第八行第二字起應爲賀國光主任負責招待，特此更正並向周先生致謝。

自己臉上貼金，頗不以爲然。我敬重他的平實坦率，乃予全文照刊。

不意學生生活回憶發表以後，立即受新聞單位及情治單位的責難乃至警告，新聞單位尤以外川身爲執政黨中央常務委員，而竟然寫這種文章，認爲不妥。我的答覆則是一切責任由中外雜誌負其責，一定要作者再寫文章自打耳光，則礙難照辦。

此一公案後來雖告不了了之。但是外川每次見到我時，仍然表示歉意，實則他是真心真意給中外雜誌幫忙，即稿酬亦加婉謝。應該由我向他致謝致歉。但是他竟反而予我安慰道歉。由此可證，總統府資政李國鼎博士所謂：「外川忠心爲人謀，不爲己謀」誠屬的論。謂他爲菩薩心腸的大好人，決不爲過。

國事如麻，老成凋謝，令人無限感念。



王成聖「大好人郭驥」插圖（文見22頁）

①右起：郭驥、李國鼎、謝森中。

②右起：郭驥、王成聖、龔祖遂。





王成聖「大好人郭驥」插圖（文見22頁）

- ①左起：王成聖、張德粹、謝應寬、郭驥、夏範欽、張振宇、黃震球、沙學浚合影。
- ②前排右起：陳漢平、謝應寬、袁其炯、李新民、徐柏園、郭驥、范馨香、陳桂清、周書楷。後排右起：金唯信、潘鋐甲、易勁秋、楚崧秋、王成聖。

